

SODAZINE

6

Project Vivaldi Issue
Summer/Fever @ London



SODAZINE VOL.6
Project Vivaldi Issue
Summer/Fever @ London

Sodagreen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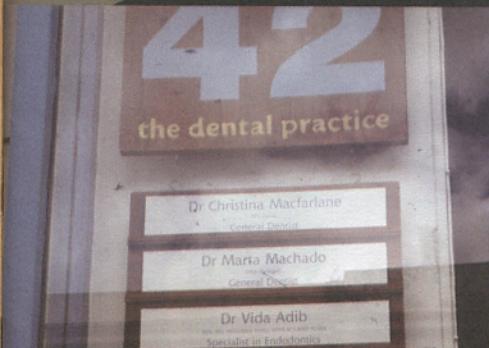
**CIGARETTES
ONLY**
PLEASE... NO PAPER



Train do
close up
30 sec
before
departu



BURIAL



Summer/Fever 夏/发热

fever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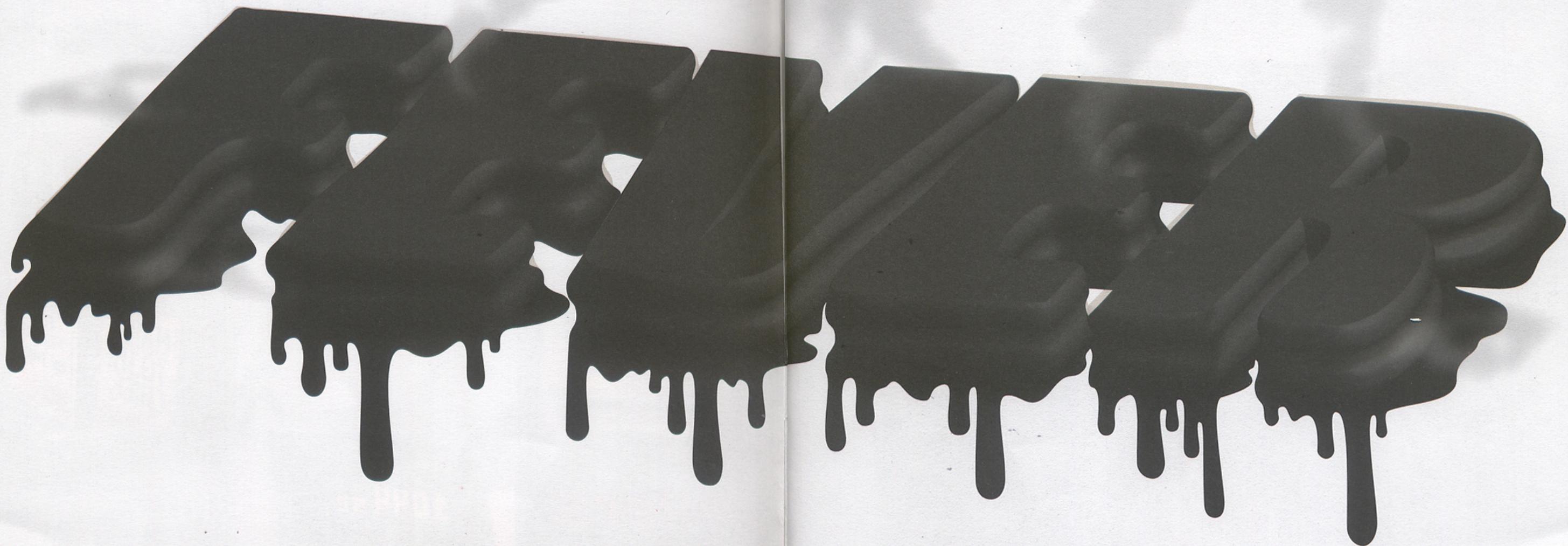
Search

fever

Part of Speech: noun

Definition: state of high temperature

Synonyms: burning up, heat







Main Concept 專輯創作概念

在〈夏／狂熱〉中，延續之前寫詞的方向，把所有的曲子和曲序都確定下來之後，十一首的詞一次完成，本來打算在倫敦創作所有歌詞，但在飛往倫敦的班機上，因為輾轉難眠，就一次完成了七首歌詞。

在〈春·日光〉中的時間，是隨著一天的流動進行的，而〈夏／狂熱〉裡的時間，是跳動的，他不是一天的流動，而是生命中，過去到現在、現在到未來的流逝。

在這次專輯中，一樣有許多埋伏的主題，最重要的主題就在三段無標題 Track 中，有興趣的人可以研究一下這三段英文口白，引用了什麼故事，我又引申了什麼自己的看法，又為什麼會引用這樣的故事當主題呢？這個故事跟這張專輯要表達的精神到底有什麼關係？另外，這個故事是用什麼樣的樣貌滲入每一首歌，你能找出來嗎？

死亡也是其中一個主題。在每首歌裡，生命都正在進行，但卻也代表某一面、某些精神都正在死亡當中。死去的範圍造成的殘缺，都是生命進行的完整性。或許你可以找找，用來明點或隱喻死亡的辭彙們。

狂熱是這張專輯的終極精神，十一首的詞都在表達某一種狂熱，在前面十首兩兩對應，到最後以《近未來》做結論。大家可以找找看、連連看，哪一首跟哪一首互相是對應的角色（當然有的會出現多重呼應的狀態）？又，在《近未來》當中是怎麼回應這些主題的？每首歌都有一個虛擬的角色在裡面，這些看似不一樣世界的人的心態，可以視作我心中的城市碎片，每一首歌都在描寫一個我看見的角落，或許我們的生命都有這些面向，自己渴望被看見的或是不被了解的。如果你可以把這些碎片組合起來，或許你可以拼湊出我想描繪的這世界——因殘缺而完整，殘缺卻又不可或缺。

寫這些歌的時候，我只是把我所看到的冰山一角誠實地表達出來。沒想到卻預言了自己後來的許多狀況，反而都成為了鼓勵自己、陪伴自己的力量，就像是過去的自己給現在的自己的時光膠囊一樣，這是我沒有想到的……希望他們也給你們力量。

以往的我都講太多了，這次的歌詞我都用很直接的字彙呈現，其他以往會解釋的，這次就交給大家自己研究領悟吧！



LONDON

青峰's notes /

歌曲創作

掌聲落 down claps

這是在描寫一個用網路膨脹自己的人，他狂熱著自己虛擬的模樣。在網路上似乎不需要誠實和事實，或許很多人會認為，這樣就是一種真正的平等吧（如果真的所有人的網路頻寬都一樣的話）！但有時候他們的力量，是來自於魔鬼的假象。鍵盤的聲音，像不像他們急於擊掌的聲音呢？但是，為什麼在夜晚響徹的鍵盤聲，會像是喇叭的聲音呢？

另外，第二次副歌最後一句歌詞的「和」在這裡念作「或」，使用的是混合的意思。

他夏了夏天 Summer Summer

這是一個知足父（母）的故事，支持每天工作的動力，就是來自於家庭。家是他們正在追的夢，是一個美夢。從結束夢到開啟夢，代表他們周而復始的每一天。

圍繞著四季計畫的主題旋律，在這首歌中出現了...

蝶單想 the sound that remains

這是一個愛情背叛者的自我審判，他讓等待成為白費，背叛了愛。裡頭引用了蝴蝶夫人的故事，但是他等待的魚和鳥都被阻擋了。如果你發現了歌名可以用許多同音字替換，那就來找找這些雙關的意涵吧！

我很喜歡吉他音牆營造出來蟬譜般包圍過來的氣氛。在抓這首歌的和弦時，團員們怨聲載道，但我不知道為什麼會自然地哼出一首轉了這麼多次調的歌，我想是緣分吧！

包围 surrounding

一個被攻擊者的自述，他抵抗著言語，不管在水裡沉或浮，他追隨著唐吉軻德。

這是第一首蘇打綠一起創作出來的歌，開始是在練團時，家凱彈了一些和絃，大家覺得很好聽，後來樂器們就漸漸加入，有了一個很完整的編曲後我又唱進了旋律，最後就變成現在這個樣子。我們的錄音師Tom很喜歡這首歌，他爭取擔綱這首歌的混音師，他把我在前奏隨意哼唱的聲音，加上了很多不一樣的效果，聽起來已經不再是人類的歌唱聲了，我很喜歡。

專輯用的錄音是我在試麥克風的時候唱的，某天練完團時，暉哲突然要我錄一下這首歌的guide，

順便試試麥克風，我一直到正式錄音的時候，我才知道他們已經悄悄決定就要用這個版本，還說連環球總公司的老闆都說唱的很好，我再怎麼靠腰要重唱也沒用了！

街花園 King's garden

描述一個貪官污吏掠奪的行徑。得意的是自己，但卻只有一時而已，因為隱藏的毀滅就要來臨。在歌裡頭用來隱喻毀滅的是什麼呢？

我很喜歡中間間奏電吉他與鋼琴的對話。

彼得與狼 Peter and a wolf

這在描述攻擊者的樣貌，他們使用著言語，卻成為了狼嚎，載著他們的水卻等著翻覆他們。

歇斯底里是一種什麼象徵？歌名叫彼得與狼，和原來的故事共同點是哪裡，不一樣又在哪裡？所擷取和不一樣的角度在哪？為什麼要用一個乍看文不對題的方式呢？

共舞 together we dance

這是一對失夢父母的故事，家庭和婚姻成為他們人生的牽絆。他們正遺失他們的夢，而生活逐漸成為惡夢。周而復始的日子就像不協調的舞蹈，已經昏頭轉向卻無法停止。

這首歌是我本來最擔心唱不好，但反而錄音最快的一首，第二次就OK了。雖然中間有很多瑕疵，不過我們都認為這正能表達這首歌的意境，瘋癲、失控、無助、語無倫次。有時候我們可以想想，我們的父母是不是都為了我們，太早捨棄自己原有的夢呢？這樣想想，有時候你或許可以理解他們的情緒，說不定可以反過來給他們需要的安慰喔！有時候堅韌的大人比小孩更無助！

蛇和蘋果代表著什麼？夢遺和初經又代表著什麼重要的過程？又暗示著什麼？夢遺是這首歌的詞眼嗎？警察為什麼研究科學？為什麼選擇寫秋千而不是鞦韆？

無眠 no sleep

這是一個愛情等待者的自我獨白，他無悔於等待，守護著愛。他希望像鳥一般比翼雙飛，卻成為了失去水的魚。這首歌我聽了小威的demo之後，覺得很適合台語，就向暉哲提議來寫台語歌詞。所以後來我先寫了國語版本，然後才跟暉哲一起改寫成台語版。

在英國錄製台語歌以及拍攝MV，實在是一件非常酷炫的事情。我很喜歡那有點鄉村味道的電吉他。

狂熱 FEVER

從小到大，我們居住的世界不斷改變，大家在追逐新鮮的事物時，似乎常常忘記了原始和舊有的美好。就算跌跌撞撞，我還是狂熱於自己真實的模樣。

在英國錄製完專輯之後，我的世界發生了很不開心的事情，幸好有這首歌，很巧合地讓過去的我為當時的我打氣。所以受過的傷，都是自由的光源。

火海動 tempted

描述一個出賣靈魂的人換來後悔的下場。得意的是魔鬼，卻成為了永世，因為自己造成的毀滅已經將自己吞沒。

這是我第一次用極短篇的形式寫歌詞，故事在說些什麼，寓言些什麼，就交給讀者思考吧！我把最特別的作品都獻給小威了，希望他喜歡！

近未來 near future

這張的歌詞都是兩兩相對在討論一些主題，而這些主題都在這首歌裡化成句點。生命與情感、過去現在和未來、存在感和依賴感、愛情和自我、夢想與失去、虛擬和真實、狂熱與渴望.....找找其他歌與這首歌的連結吧！

魚在這些歌裡表達的是什麼呢？有魚就該有水，但他們得到水了嗎？無花果與浮士德想講的是什麼？殘缺的意義又是什麼？

生命有很多沒有解答的問題，可是在流動的時間中，把我僅能抓住的，寫給你看，唱給你聽，只是這樣而已....

願那些能力與我們同在。

英國感想

我以前來過倫敦旅遊過一次，當時沒有很喜歡。直到這次，我在這裡生活了三個禮拜，沒有一點觀光的行程，反而因為跟很多英國人一起工作，一起生活，我才真正喜歡上了這個城市。

前一個多禮拜，我每天會走一段大約二十分鐘的路到錄音室。我都會選擇自己一個人走去錄音室，然後在路上聽一點音樂，或是拍一些照片，這是我一天中最享受的時光。在走路的自己，通常是頭腦最清醒也最能思考的時候，用這樣的方法開啟自己的一天，我覺得很幸福。

我們很幸運，在英國遇到了很多友善，並且不吝惜給我們愛的工作夥伴。與我們互相激盪的樂手，還有徹底愛上我們音樂的錄音師、混音師。我想一開始他們只是抱著接case的心態迎接我們，但隨著一天天過去，他們每天都從家裡搬來更多傢俬，並且意見越來越踴躍到我們必須喊停的時候，我們知道，他們已經狂熱在這一切裡面了，而我們也是！我在配唱的時候，錄音師 Tom 和 Nick 常常比我還 high，在台灣通常大家都用清新或忽男忽女形容我的歌聲，但英國人卻一直聽著我的歌聲，大叫我很 Rock，兩邊思想的差異，真是一件詭異的事。

專業的攝影師、熱情的造型師、幽默的導演，每一個環節都讓我難忘，也學習到更專業和更有活力的精神和態度。最感謝和感動的，還是負責接洽我們一切行程的 Octavia，就在這三個禮拜中，他的媽媽過世了，他要花好幾個小時才能來回老家，但他卻還是打起精神，毫不推託我們工作上的需求，我們都很捨不得再跟他討論工作的事，但他卻時時刻刻在關心我們。我也忘不了最後一天他拿到我們卡片立刻就哭了的樣子，這讓我到飛機上整理照片時也忍不住流了眼淚。

我記得在混音的第一天，暉哲突然滿懷著感動的表情，說著他覺得終於完成了一個夢想，那個表情令人難忘。我想做了這樣一張過程如此夢幻的唱片，暉哲以後應該到哪裡做唱片都覺得不滿意吧！哈哈！

家凱's notes /

夏／狂熱相較於春·日光，整個錄音的行程更為倉促，整張的製作似乎都像在做夢一樣，追著時間賽跑，趕在天亮來臨之前完成。當春日光的歌曲還正熱的時候，我們已經隨著季節的轉換進入了夏天的編曲，依稀記得我們花了兩週的時間編好了大多數的歌曲（確切的時間要掏出行事曆才知道哪天是哪天，這陣子生活有一種需要靠行事曆來幫自己記憶的感覺，不知道是因為年紀大了還是生活過得太匆促了？），而正當我已經開始喜歡和期待夏天的來臨時，我們卻先飛去香港和北京，做了兩個禮拜的“春”之旅。

季節的轉換就跟我們的生活一樣，一下子夏天，一下子春天的，好不容易準備狂熱了，又被交響夢弄得一身溼。記得宣傳的兩個禮拜中，第一個禮拜腦中都是夏天的旋律，到了第二個禮拜，腦中卻都是早點回家的旋律。回到台灣，吸了幾口台灣特有溼潤暖暖的空氣，還來不及去逛個夜市，就飛去倫敦。倫敦，是一個意想不到的城市，縱使一切再倉促、再無法掌握，去了一趟倫敦，我都覺得值得，這次去倫敦不只是觀光、旅遊，也不只是匆匆地彩排、表演、離開，在兩週倫敦的生活，接觸了倫敦的音樂人，也在當地工作、shopping，過著「假裝在當地生活」。只能說這是我出國最久的一次經驗，相當地深刻而且不同。

「他夏了夏天」，記得這首歌一開始歌名叫「你夏了夏天」，於是蘇打綠第一版的編曲就是你夏了夏天。接著當我們去北京和香港的同時，暉哲帶著你夏了夏天的夏天去了倫敦的夏天，在我們說著早點回家的故事時，英國的樂手悄悄地加入了蘇打綠的行列，當我再次聽到同一首歌的時候，青峰已經完成了詞的創作，變成了他夏了夏天。

我很喜歡他夏了夏天這首歌，對我而言，這首歌最能歌頌出夏天的美好，雖然青峰的詞是在歌頌其他的事情。當我仔細聆聽你夏了夏天和他夏了夏天的同時，我發現雖然編曲細節和豐富性有所差異，但是歌曲的走向以及表達出來的情感在你夏了夏天的時候，就已經相當完整了。英國豐富了歌曲的編制以及完整度，在這方面，我學到了很多，也發現了更多需要努力和學習的地方。當然全部都在暉哲的掌握之中，我猜，從你夏了夏天到他夏了夏天，應該更接近他想像中夏天的樣態。

夏天的風格應該是四季之中我最喜歡的，從 Led Zeppelin 到 Red Hot Chili Peppers，應該說只要跟搖滾沾上了邊，我對該音樂的好感度就會大為上升。而我一直很期待夏天的到來。「狂熱」，這首歌是我第一首聽到的幾乎完成品，因為要給英國導演做參考，所以暉哲特別早開始 mix 這首歌。這首歌在去英國前後其實差了許多，去英國之前，有節奏但是似乎沒有辦法很強烈，去英國之後，這首歌

的情緒被連貫起來了，更直接、更有力，相較於英國前後的編曲，要有力而且打進人的心裡，反而需要更簡單的東西，這是很有趣的體認。這首歌我也在 strongroom 唱了一下合音，我猜最後應該沒有用到（不然就是放在很後面，反正我唱歌聲音跟阿福很像，我也不會分），但是我在英國也有錄到唱歌，真爽！

這首歌的 MV 是英國導演導的，那天是從晚上六點開始妝髮拍攝，一直到隔天清晨六點，先穿著皮衣在室內拍攝，然後到室外，在千禧橋附近的屋頂，然後到千禧橋橋下。從頭到尾我們只要做一件事（除了最後的走路），就是表演。那次拍 MV 是我聽過音樂放得最大聲，音質最好的一次，現場還有一個專門負責播放音樂的 PA，我只能說，他們真的很在乎音樂，一切都是以音樂為出發點，好的音樂才有好的 MV、好的封面、好的表演、好的樂迷，一切都是關於音樂，這跟台灣和香港相當地不同，我沒有隱射什麼，只是有感而發。

這首歌的 MV 是英國導演導的，那天是從晚上六點開始妝髮拍攝，一直到隔天清晨六點，先穿著皮衣在室內拍攝，然後到室外，在千禧橋附近的屋頂，然後到千禧橋橋下。從頭到尾我們只要做一件事（除了最後的走路），就是表演。那次拍 MV 是我聽過音樂放得最大聲，音質最



The Smokehouse 錄音

好的一次，現場還有一個專門負責播放音樂的PA，我只能說，他們真的很在乎音樂，一切都是以音樂為出發點，好的音樂才有好的MV、好的封面、好的表演、好的樂迷，一切都是關於音樂，這跟台灣和香港相當地不同，我沒有隱射什麼，只是有感而發。

這首歌的MV是英國導演導的，那天是從晚上六點開始妝髮拍攝，一直到隔天清晨六點，先穿著皮衣在室內拍攝，然後到室外，在千禧橋附近的屋頂，然後到千禧橋橋下。從頭到尾我們只要做一件事（除了最後的走路），就是表演。那次拍MV是我聽過音樂放得最大聲，音質最好的一次，現場還有一個專門負責播放音樂的PA，我只能說，他們真的很在乎音樂，一切都是以音樂為出發點，好的音樂才有好的MV、好的封面、好的表演、好的樂迷，一切都是關於音樂，這跟台灣和香港相當地不同，我沒有隱射什麼，只是有感而發。

這次的拍攝，我玩得很開心，不只是拍得很開心，我可以很自在地在鏡頭前面表演，跟著節奏、跟著音樂，就如同在英國拍照一樣，可以輕鬆而且自在。這是我在台灣很難做到的一件事情（當我回到台灣兩週之後，我又失去了大部份可以輕鬆自在的能力）。

「御花園」，這首歌在蘇打綠demo的時代，是我最愛的一首歌，強烈的節奏帶著一些搖擺的感覺。記得這首歌demo的編曲帶著濃濃的台灣老歌味，也記得當我們練團時，親愛的助理Pada曾說過，「家凱彈老歌還挺有味道的」，這讓我想起了另外一件事情，當現場阿福彈起早點回家的吉他時，我搖著shaker，事後有人跟我說，我看起來很老tone，或許我真的適合老一點的東西。去完英國之後，這首歌的俗味剩下不多，留下了強烈的節奏和滿滿的張力，在我耳裡也不算落差太大的一首歌，畢竟世界各地的御花園都有著類似的奢華和誇張，太多的權力和金錢也總是造成某種程度的墮落和腐敗。

在英國的時候，阿福和我在赤木的房間，跟赤木討教著吉他。赤木說：「彈吉他不只是彈而已，就好像你在唱歌一樣，有時候不一定要那麼精準的，反而是情緒來得更為重要。」彈吉它就像唱歌一樣，有著它的起承轉合。

「蟬想」，The Sound That Remains。這首歌實在轉key轉得很兇，歌詞給我的感覺就像找不到key的歌者，一而再再而三地尋找著屬於他的key，就像找不到愛的人，一而再再而三地尋找他的愛。我想起了「令人討厭的松子的一生」，松子一而再再而三地找尋，然後失落，然後找尋，然後失去，然後找尋，然後死去。人是不是都是如此？

講到編曲，應該先從strongroom這間錄音室開始講起。Strongroom座落於倫敦利物浦街（Liverpool street）附近，有著一扇漆著翠綠色的大門，大門在每天深夜大約兩點之後就會關起來，不得進入，記得有一天跟赤木錄完音沒事就去附近逛逛，結果最後不得其門而入。當你翠綠色的大門打開的時候，裡頭是一個ㄇ字型的建築物，有著深褐色的磚瓦構築而成。你會先看到有幾台汽車停在裡頭，然後發現有木製的桌子和椅子，桌子和椅子上面還有大傘撐著，接著就會發現裡頭有一個BAR！？

很酷，在錄音室裡頭有一個BAR，你可以一大早就去點杯Leffe，讓自己微醺然後開始錄音，我覺得我們的錄音師Lee就一定是這樣。我們錄音的時候，吉他手們在strongroom3二樓裡頭，就是睥睨在weekly露出頭的那個像Fiona住的閣樓裡頭，其他人在strongroom1裡頭，而吉他手們的錄音師也是一個吉他手，就是Lee，他看起來帥帥、壞壞的，整天穿著綠色的T-shirt，戴著一個鴨舌帽，留著棕色的鬍鬚，抽著捲煙，笑笑對我們說：「Hi, guys, let's rock！！」跟著我們喝啤酒，說著隔壁錄音師錄過Kylie Minogue，然後當我們在彈琴的時候，不自覺跳起舞蹈，卻又很專業地把聲音調得很好，而且他只比我大兩天，而當我跟他說我也是水瓶座時，他突然瞪大眼然後跟我說：「Aquarius is great！」接著跟我Give me five。我想我跟他的友誼就是從那一刻開始建立的。



說了這麼多，其實我到英國之後，完全沒有錄輯想這首歌，final mix的時候，暉哲用的是在台灣錄的版本。當然裡頭加了許多英國樂手的編曲，讓整首歌豐富了很多。

「包圍」。我以為這首歌青峰會寫一些溫暖的事情，像是友情之類的；後來他寫了包圍的詞，我很喜歡，貼切地表達出在我們身旁的流言蜚語，甚至大眾媒體。他是個烈士，不斷地重生然後又陣亡，然後爬起來再戰。這首歌一開始是在準備去巴黎的表演的練團中發想出來的，那時候好像暉哲要跟我們說什麼事情，但又不是很嚴肅地開會，所以我就在隔壁房間自閉地彈吉他（其實我常常這樣，所以吳青峰都會大聲叫我不要彈，因為我常常讓他們沒有辦法講話，雖然我不吵，但我吉他還挺妙的），暉哲一到就問說我們在練什麼：「新歌嗎？新歌我OK阿！」這就是他的語氣，後來大家搭一搭錄一錄，就一直放著，放到了夏天都來了（其實編完後，就準備放在夏天當演奏曲，結果後來變得比想像中更完整）。這首歌我喜歡我編的吉他還有小威編的鼓。

「近未來」。當我們去英國之前，從香港和北京回來之後，我找了一個下午聽了夏天的 demo，照著曲子的順序。好聽是好聽，只是太滿太滿，壓得我喘不過氣（事後我發現，有很大一部份是我太吵了，自己把自己壓得喘不過氣，

mastering後的歌曲，已經少了很多的壓迫感，反而讓這張專輯更凸顯，別讓電吉他造成壓迫感，但是要有存在感，這是我未來的目標），一直到近未來，才有種夏天快要讓我熱死，卻有一片樹蔭出現的感覺。

這首歌的編曲算是簡單的配置，但整首歌卻讓人很有情緒。這首歌裡頭有一個外國吉他手 Sam 加入，那天他在錄音室彈著我的maya，我突然覺得那個畫面好美，音樂也好美。那和我過往看表演的感覺不同，不是那種「我也要跟他一樣表現得如此」，也不是那種「他好厲害」，就是單純被感動，我覺得好美，好美。

青峰的歌詞讓我想起了蝴蝶效應這部電影，也讓我想起了暉哲這首歌的歌詞。是不是在夏天我們都會愛，然後受傷，然後低吟？然後我們相信生命還有希望，我們期待未來？「終於了解，生命必須有裂縫，陽光才照得進來」，是不是因此受過的傷都值得了呢？總是可以讓我想起一些朋友的故事，也讓我想起一些自己的故事。

「煽動」本來叫做「縮寫」，第一次發表，如果我沒記錯，是小威在河岸留言彈著民謡吉他，自彈自唱著，第一次聽到讓我想起了Oasis的Wonderwall，然後這首歌就這樣擱著，一直到夏天。我們編曲的時候，我總是不滿意自己在這首歌的表現，但礙於時間緊迫，我也沒有辦法。於是這首歌就跟著暉哲到了英國，不得不說，我喜歡現在的編曲。對於青峰的詞，我只能佩服。愈來愈多人試著把歌詞寫成詩句，他卻把歌詞寫成散文，他真的很狡黠。

聽著這首歌，我想起了前兩天在電視中看到「開心鬼就開心鬼」，我看到了Beyond，在黃百鳴的電影裡頭客串四個喜歡音樂的配角，有種莫名的感觸，當我喜歡上搖滾樂，當我喜歡上Beyond的時候，他們已經少了一個成員，也少了當年受歡迎的程度，但仍然用音樂感動人，仍然感動我。

我想起在英國，有一天晚上大家錄音錄到一個段落，剩下赤木和Lee、Simone在做苦工，其他的人到了一个Live House或是Live Bar，看了一個當地的樂團表演，對我而言就好像同時看了Control（忘了這部電影的中文譯名是什麼）和Velvet goldmine（絲絨金礦）兩部電影，貝斯手跟謝馨儀一樣酷酷地彈貝斯，其他所有男性團員都打扮得跟絲絨金礦男主角一樣，中性、貼身、性感，而主唱唱歌時就像Joy Division一樣，低沈、性感並且擺動雙手。台下的觀眾在中場休息時，就把台下變成一個Disco，晃動、跳舞，當表演者回到台上的時候，他們在慢慢往台前聚集和聚焦。我只能說那一刻真的讓我感到震驚，甚至有一點感動，他們關注的是音樂，也在享受音樂。我覺得這樣很酷。

倫敦讓我最印象深刻的東西，不只是音樂、不只是人，還有倫敦的牆。相較於台灣的磚瓦，倫敦牆顏色多了一種穩重和深層的感覺，看起來也古老許多，不自覺讓我想起小時候住在眷村社區的磚瓦，眷村也透露出一種台灣特有的住宅和文化感，淡紅色的磚瓦，會讓我聯想起小華的故事那個年代的憂鬱感，後來年紀大了，這些眷村紛紛改建成大樓，我看不到歲月留在台灣的痕跡。暉哲七年前去過倫敦，他說倫敦七年前就已經是這個樣子了，沒有太大的改變，我想，能引領風潮的城市的確是有一些與眾不同的地方會流傳下來。

在倫敦，有可能是環境，有可能是人，也有可能是我換了環境換了人，在那邊的工作相當愉快而開心，每天有一個目標的感覺也很好，很不捨倫敦的感覺，還沒回到台北，風風雨雨就飄到了心裡。我在想著，什麼時候台北也可以變成一個更國際化更有吸引力、更大器的城市？而不是只有夜市和誠品書店會吸引其他城市的人聞香而來？

小威's notes /

(攝影：小威)

Note 1

倫敦機場比我想像中小而擁擠，但冰涼冷冽的空氣依舊使這個城市清爽乾淨，這裡最美的除了建築之外就是傍晚的天空，外面下著小雨，七月的倫敦，要看夕陽大約要到當地時間晚上十點左右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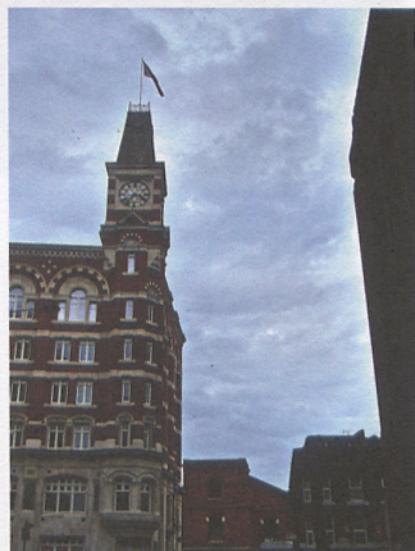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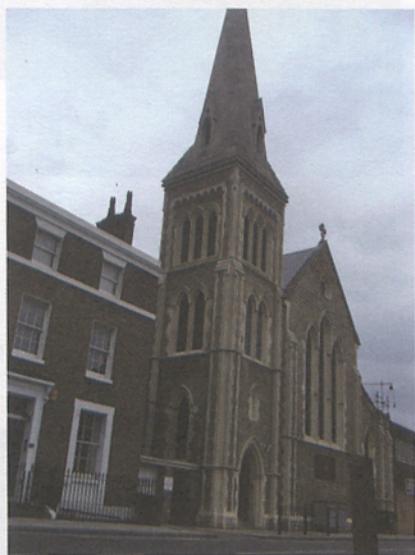


Note 2

看著沿路的倫敦街景，突然有種「其實這樣到處旅行也不賴」的想法，所幸睡醒後這個念頭已經消失了，旅行真的很花錢耶！我們住的房間，兩個星期要大約900歐元，也就是美金1,500元左右，乘以33就是台幣49,500元，現在歐元比台幣是1：55，這裡什麼東西對我來說都是一個貴到爆，不禁讓我想起今年初去法國的時候看到一小罐可口可樂要價台幣150元，但一整瓶紅酒只要300元的訝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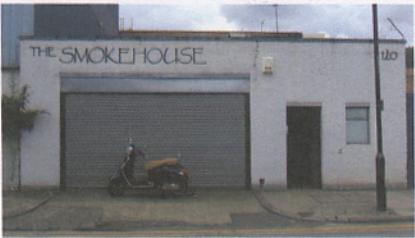


這裡很多鐘樓，應該說很多房子的頂樓都是鐘塔，可是很多鐘塔的時間都不準，我想鐘塔真的只是給觀光客看的。這裡的人很多都拿著雨傘，不知為何，英國人拿傘走路就是有那種老紳士的 feel。



小威's notes /

我們到了錄音室「SMOKEHOUSE」，很簡陋但卻有一種很溫馨的感覺，錄音師叫NICK，是雪梨出生的義大利人，他說因為他是義大利人，所以一定要騎VESPA摩托車。錄音室外的天氣已經放晴了，天空很藍很美，錄音室在一座工廠的旁邊，感覺就是手工搭建的。



Note 3

當阿龜錄音的時候，我跟曉哲在外面閒聊，聊到這個簡單的錄音室創造的許多傳奇，這個錄音室租借與錄音師的費用一天就要花上800英鎊，STRONGROOM錄過the ting tings以及許多知名的樂團，而SMOKEHOUSE裡面光是那台console就要台幣1800萬，嚇死人！



Note 4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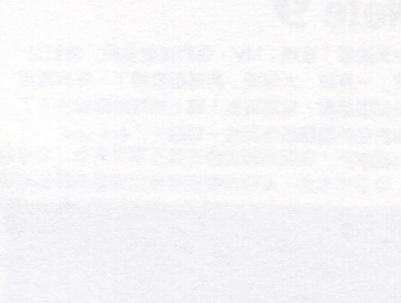
趁著大家都在吃晚餐的時候，我跑去架鼓，就在我架鼓的同時，有一個英國腔濃到我幾乎都快聽不懂的，看起來超像喝醉酒的英國藍領階級胖子的工作人員跑來看我組鼓，原來他是這邊的技師，所有硬體與樂器他都瞭如指掌，一下子指著鼓跟我說他們錄音室裡有1963年的鼓，還說著我正在組的這套鼓Ludwig算是60年代的鼓，說著說著他開始炫耀起來，說他們有好多小鼓，然後拿出他很喜歡的一顆由內到外都是白色的 TOM TOM 跟一顆聲音聽起來像極了 The Beatles 在 Revolver 這張專輯裡用的小鼓，如此純粹的英國小鼓我從沒見過，外表看起來十分破舊，但聲音卻是屢到爆，我道謝接過這顆小鼓的同時，他又開始講他們有什麼多古老的小鼓，每一顆都如數家珍，我一邊聽著一邊心裡想著：夠了夠了，選擇一下子有點太多了啦！



Note 5

出來走走，外面的天氣放晴了，一樣的時間在不一樣的天氣下，倫敦街頭感覺有生氣多了，我走到對面巷子裡的一間學校旁，看著空蕩蕩的校園漸漸被一群穿著一樣衣服的毛頭小子侵略霸佔，女孩兒總是黏著媽咪依依不捨，幾個男孩兒在四周圍滿鐵網的操場爭相踢著足球，第一次看到有狗屋和鳥屋的小學，雖然校園很小但感覺上很溫馨，學校四周有幾間住家與商店，還有充滿英式風味的街道。





Note 6

我們住的旅館因為很靠近貧民區，所以晚上回旅館的時候我們都搭計程車，這裡的司機很誇張，有衛星導航還會迷路，而且每次開的路線都不同，一開始我覺得是故意繞路，但後來發現，如果要繞路的話，聰明一點的也應該是控制在差不多時間到達，可是短短10分鐘的車程，有些司機可以開到20分鐘，還常常開到死路上，搞到要倒車回原路，有點頭腦的台灣運將來這裡應該是穩賺的，再次證明我們台灣人很優秀。

Note 7

今天我們早上八點就出外拍攝所有的平面照片，攝影師Donald是個超屌咖，他說他已經拍了20年，當年第一個case就是跟著New Order樂團一起巡迴演出，當時他是隨行攝影，而他女友跟著他與樂團一起tour，他女友隨時都在做記錄，最後還因此出了一本書，這位攝影師最近的作品是James Morrison的專輯照片。我們的化妝師也很屌，曾經化過的藝人有：Prince、AC/DC、Led Zeppelin、Travis，還曾經跟Madonna握手過手。我們的服裝師叫做Carla，她是Vivienne Westwood的好友。重點是跟這些屌咖合作時，完全不覺得他們是經歷過這些大風大浪的人。

Note 8

我們今天拍攝「近未來」MV，到了一個很像陽明山高級住宅區的地方，導演找到一個超級大的公園，在這麼廣闊的草原上拍MV真的很舒適，只是我們要先背著所有器材與行李走很久的山路，這裡有一個很酷的設施：給狗狗游泳的超大水池，好屌。

今晚第一次看到倫敦下了好大的雨，也見識到他們城市實在很古老，以至於下水道都堵塞一下雨就淹水的景象，今天拍完回到飯店又是跟昨晚一樣的十一點，想到明天還要再去一次那個鬼大的草原，我的腳就好酸～

Note 9

今天拍攝「狂熱」MV，我們從著名的「倫敦之眼」一直到「大笨鐘」算是都看過了，導演與劇組都很專業，當然每個人嘴上無時無刻都少不了我們在英國聽最多次的一句話：「Are you happy？」



Final Note

倫敦的美，不是用外表與價格的優劣決定，而是這個城市所孕育的文化氣息，不只可以在壯闊雄偉的建築中讚嘆不已，也可以在河畔公園的座椅上沾染到相同的開闊胸襟，這趟旅程將要結束時，唯一可以確信的是，我們帶回台灣的不只是那一張很棒的專輯，我們心裡得到的遠比親身體驗的多。我很感謝上帝，在我30歲的這一年，讓我在世界的另一端也見證到生命的美好與珍貴。最重要的是，我擁有一群很了不起的夥伴。



(Strongroom 錄音)



阿龔's notes /

歌曲創作

〈掌聲落下〉

節奏抓穩彈好就對了。

〈他夏了夏天〉

跟緊主題旋律使用了叫做「moog」的鍵盤樂器。

〈蟬想〉

這個作品的節奏份量、和聲進行以及緩拍速度完全符合我的胃口。

〈包圍〉

由吉他手發揮。

〈御花園〉

聽起來不像我嚮往住進的花園，多些黑色喜感。

〈彼得與狼〉

跟普羅高菲夫版《彼得與狼》沒有直接關係，該作品其實也是有點血腥的童話故事。

〈共舞〉

有流暢好聽的貝斯旋律在其中。

〈無眠〉

吉他手發揮。少見的非台語系旋律搭上台語歌詞，不過我不擅長台語。

〈狂熱〉

流行作品的歌詞比器樂重要，本曲彈奏難度不高。

〈煽動〉

同上一首作品。

〈近未來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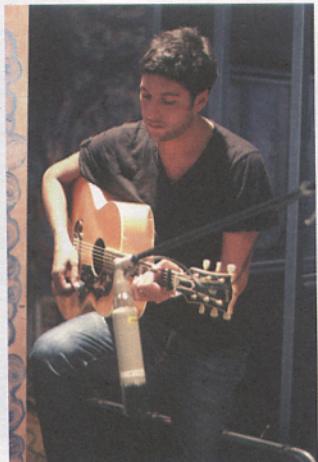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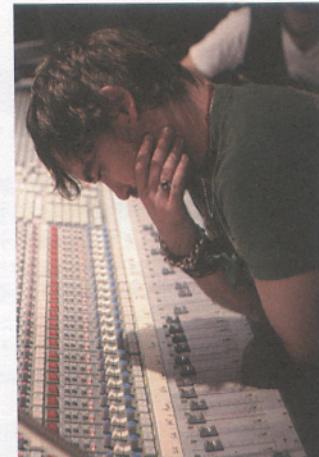
音符抓對彈好就對了。

英國感想

這張專輯的風格取向〈搖滾音樂〉是我平常不會主動收藏聆聽的，不過因為自己有參與部分演奏，所以試圖播放模仿樂手老師的彈法。我本次在倫敦彈奏的樂器為YAMAHA及KAWAI平台鋼琴，皆為二號琴。

這次在倫敦終於見到了很優秀的同學，都已經是鋼琴家跟小提琴家，可惜沒有時間去觀摩英國屬於古典音樂的部分（後來才得知還有很好的藝術機構可以學習舞蹈音樂伴奏）。

風景很漂亮，沿岸建築美觀富麗，但是諸如河寬、房屋密集度以及重要的星空（天空大多數被雲覆蓋），還是我居住的關渡地區勝出。



阿福's notes /

〈掌聲落下〉

網路世界給人無限的幻想空間，一個人不再是一個身分，你可以換作是任何你想像的角色。ID可說是筆名吧，從前小說家為了讓自己更加入戲，成為更多角色，擁有了筆名；為了讓心愛的人看到自己情書，又害羞的不敢寫出真名，也用筆名。

我想，網路世界之所以寬闊，就是你永遠不知道電腦的另一頭，那位跟你對話的人的神情、眼神。透過幾條線，螢幕傳遞出的是一個一個呆版的文字，沒有喜怒哀樂，可能他給你一個笑臉，但心情卻是苦的；可能給你一個哭臉，實際上卻開心的在吃雞排。

人與人的溝通，漸漸地從面對面接觸，進化成可以透過網路。多了方便，少了情感。我想，這是不是意識著我們已經對情感慢慢地不再那麼感覺敏銳。

曾經有人說，未來的世界，是一個沒有文化資產的世界。越來越多網路作家，把作品發表在網絡上面，越來越多音樂創作者，把音樂成品製成電腦檔案，另一個角度來看，這樣的作品，它不像TAPE或書籍，是可以保存很久，甚至到世界毀滅後，還是有可能從地底下挖掘出來，當成文物來考察。我們有可能漸漸習慣網路的方便，卻忘記了，實物保留的重要性和紀念性。

〈他夏了夏天〉

我很喜歡這首歌曲。歌曲給予了許多畫面，這首歌曲描繪出的畫面，我想大家在聽歌曲都能很清楚的感受到。往往在工作上，有人埋怨、有人樂天知命。如何利用小小的休閒，當成小小的幸福，而不是一味的抱怨，怨天尤人。

我喜歡聽青峰唱這樣的口氣，讓歌曲也輕鬆起來。和弦的走法也是我喜歡的和弦走法。總之，我已經說了這麼多我喜歡，相信大家可以感受到我對這首歌曲的愛吧！

〈蟬想〉

每次聽完這首歌，只能大喊：「爽！！」

〈彼得與狼〉

一開始在編曲時，我編了一個和弦的走式，利用小調的走法，帶回主歌。讓歌曲從激昂、解釋、說教到憤怒，回到堅持自己立場，挺而反擊。

倫敦的樂手用他們的樂句和口氣，在兩段歌曲中間加了不少讓人驚艷的地方，我們在錄這首歌時十分的愉快，跟他們一起喝著啤酒，在錄音室亂吼亂叫，我想如果是在台灣，應該會被罰錢（因為我們錄音室不能飲食）。

〈共舞〉

這是我們第一首編的歌曲，原本想了很多的方式去呈現歌曲。利用FUNK的手法，讓歌曲更加的舞動，利用和弦的替用，增加歌曲的難度。但是我們卻忘了一個初衷，搖滾！！！英國是PUNK的起源。PUNK是對社會的一種反叛行為，也是對當時既有音樂型式的反叛。簡單的和弦，讓歌曲更容易被年輕人接受。

多餘的修飾，想太多的和弦走法，會讓歌曲較難以親近。在錄這首歌的時候，就被英國帥氣錄音師酸了一下，他說我彈的和弦，感覺邪惡和魔鬼（It's evil），要我直接點，不要太多切分，讓歌曲簡單、直接。

搖滾何不就是如此，想太多只會讓事情、歌曲更加複雜。有時候直線思考，更容易讓大家感受那股氣氛。

〈無眠〉

台語歌！！！驚@@@，真的是太難猜透了。

〈煽動〉

我最喜歡小威這次創作的歌曲。DEMO是早在我還在政大宿舍，小威就已經把歌曲丟給我聽，我們一起把DEMO編出來。

很有畫面的一首歌曲，加上青峰的詞，是我這張專輯最喜歡的歌詞。我喜歡有故事性，敘事方式的歌詞，有可能我長久以來都是以質化研究為主。

利用高音掛留的方式，讓歌曲更加有一致性的感覺。

〈近未來〉

默默地，拿起耳機；深刻地，記起每段樂句；搖動著，跟隨音樂；感動地，流下眼淚。聽著音樂，記起每一段跟團員們共同的回憶，跟隨團員的合音，想起大家任性、無理又可愛的表情。隨著歌聲，腦中的畫面，是每場表演台下幸福的樣子。舞台上，我總是喜歡看著大家的臉，透過音樂和眼神的傳遞，想要記起你們每一個當下。還未到來，將要未來，就快未來，讓我們一起，迎接任何挑戰，走向未來。





一場毫無計畫的倫敦樂器街之旅 — Denmark street

待在倫敦幾天，除了早上去Tower Bridge跑跑步之外，其他時間都待在錄音室strongroom裡面。前一天晚上跟大家錄合音到凌晨，終於把錄音工程到達一個段落，可以利用禮拜一的空檔好好的感受一下倫敦。

有些人逛街，有些人逛市集，而我選擇隨性亂走，應該就是俗稱的壓馬路（有點老套）。但還是有一個想法，就是想去倫敦的樂器行晃晃，找找樂譜以及看有什麼奇特的效果器或是音箱。

睡到中午起床，準備好旅行最重要的水壺和相機，作威作福就開始半天的倫敦之毫無計畫、亂走之旅。我們先到櫃檯詢問樂器街怎麼去，熱心的女士告訴我們坐到哪一個地鐵站，甚至還影印一份地圖給我們。

我們第一站是去逛樂器街，它的位置在Totteham court road tube station和Leicester Square Station中間，有一條叫做Denmark street。當然，從來沒有到過倫敦，也沒有為這趟倫敦之旅做任何計畫的我們，出了地鐵站也只能隨緣的亂走，完全不知道Denmark Street的位置在哪裡。但幸運的是，我們看到一家咖啡廳，想說買杯咖啡解渴一下，頓時發現，Denmark street就在我們對面，（圖一）
我們開心的從樂譜店開始尋寶（圖二）。樂譜店裡面真的很豐富，不管是鼓、吉他、Bass、甚至如何錄音以及如何成為主唱的書籍，全部都有。

各個經典樂團、現在熱門歌手、樂團的套譜，都很豐富。深深感受到，這樣資訊豐富的國家，難怪每個想要接觸音樂的人，是很容易找到很豐富的教材。店內超大的電視裡面播放著吉他教學帶，有些教學帶的名稱直接是：「To Be Coldplay！」、「To Be Radiohead！」。我買了好幾片的教學帶，打算帶回台灣研究，到底是怎麼樣的一個教學環境，能夠塑造出這麼多優秀的樂手。

逛完書店，我們接著逛樂器行。我開玩笑的說，這個城市不歡迎鼓手。原因是樂器行主要賣的都是吉他、Bass等樂器，反而打擊樂器賣得比較少。而且倫敦的樂器行有一個特色，由於我先前去過紐約的樂器行，我發現兩個城市最大的不同就是，倫敦的樂器行有賣很多二手的音箱（圖三），也賣很多二手的吉他。裡面所呈現的商品很多都看起來很有歷史，而紐約樂器行反而是可以找到最新、各種品牌都有的吉他或是其他配件。

逛著逛著，一家老舊的店面吸引住我（圖四）。這是一家歷史悠久的店家，裡面貼滿Beatles的報章雜誌（圖五）（圖六）（圖七：照片中的電鋼琴，就是狂熱MV裡阿龐所使用的鋼琴）。我開心的拿起一把吉他來彈，一拿起來，發現這把吉他歷史真的很悠久，是1960年代所生產的琴，連琴身看起來都超老舊，但是聲音卻很有特色。興致一來，跑去問店中的帥哥店員，請他推薦任何具有英國Tone聲音的音箱或效果器。帥哥店員很熱心地拿了一把吉他，插上他最愛的音箱，開

始一邊彈一邊炫耀這顆音箱有多好。當我說明了我這次來倫敦的來意，他也了解到我根本無法扛著音箱走。眼光瞄到了旁邊，發現有一顆很特別的效果器，之前我在台灣就有看過它的網站，只可惜沒有買到（圖八）。於是，在帥哥店員和作威的慫恿之下，我在英國，樂器街之行，也算有所收穫。也期待在之後的表演裡面，能夠讓大家聽到它的聲音（圖九）。

倫敦的早晨—用慢跑認識環境

由於父親很喜歡跑步運動，從小就養成習慣跟在父親後面跑。後來漸漸的開始工作，想要運動的時間越來越少，還好住的附近有一間國小，所以也養成了跑步的習慣。

倫敦的早晨，時差還沒調過來，但我已經興奮的想要利用跑步的機會，好好認識一下旅館附近的環境。我們住在Tower Hill附近，離Tower Bridge也很近，我的計畫就是從Tower Hill開始跑，沿著城牆邊，跑上Tower Bridge到對岸，再經過London Bridge，回到住的地方。

倫敦的早晨很繁忙，而且跑街道不像跑操場一樣，可以把東西放在一旁。我只好一手拿著ipod和相機，一手拿著水壺，看起來一點都不輕鬆的樣子。沿路很多喜歡跑步的同好，我發現英國人有一個方法可以解決我兩手的負擔，就是他們會背著背包跑步，這個在台灣很少發現。但我也有一點讓他們覺得很新奇，就是英國人似乎是對籃球運動興趣缺缺，沿途發現的小公園、運動場，裡面是有籃球框沒錯，只是籃球框是跟足球框混合在一起，大部分的人都是在踢足球，我想，說不定球踢高一點，是可以直接踢進籃球框的。這樣一個沒有籃球的城市，對於穿全身籃球運動服的我，是讓大家覺得十分的新奇。每個跑步的人上身穿著背心或是足球明星的服裝，下身穿著小短褲，而我卻是穿著最愛—Boston的球衣，下半身寬鬆的籃球褲，我無法習慣穿小短褲運動，會讓我感覺好像回到小學時期，大家好像喜歡穿越短

越好〈這似乎是小學時流行，就像高中流行改褲改成小喇叭褲〉。

利用早晨慢跑的機會認識了附近的環境，是很舒適的。沿途有很多很漂亮的建築物，也包括了Tower Hill和兩座差異很大的橋。我想，一天的心情，因為早晨的悠閒，都開心了起來。



馨儀's notes /



由於整個行程很累湊，趁著錄音的空檔，團員們得在錄音室樓下的bar剪頭髮，很奇妙的經驗。

去英國錄音，聽起來不切實際的計劃，在我們「春·日光」的宣傳中，不斷提到即將要去英國，一開始還覺得好遙遠，似乎是很久之後才要進行的事，直到開始編曲了都還是無法想像我們即將要出發了。

我們這次的音樂製作過程，比較複雜一點，我們要先在台灣將Demo全都進行過一次編曲，每個人都是Rough的，但要將歌曲的結構和速度都確定好，之後檔案帶到英國，要由英國樂手整團一起再進行一次編曲，讓他們在確定的歌曲架構上自由發揮，最後我們要從英國的編曲中學習，融合到我們自己的演奏之中，再錄製起來。

六月開始，確定了出發的日期，但一切都還是未知數，我開始很焦慮，萬事起頭難，確定能升任Coordinator這個工作的人還是我們最大的困難，因為完全只能靠介紹，又無法見面，不知道這個為我們工作的英國人會不會也很重視這份工作，試著聯絡幾個人之後，我們被Octavia小姐超級快速回覆信件的工作效率所吸引，在我和暉哲老師都嘗試過與她通話後，決定就由她來安排這次英國的聯絡。

找對了Octavia真的是成功的開始，她完全熟悉專輯製作相關的工作，也很願意與我們密集的溝通，她包辦了這次在英國所有相關的聯絡工作，包括錄音、混音、後製、造型、拍照以及MV的拍攝，如果沒有她的介紹與接洽，我們一定無法找到這麼棒的團隊們，她在聯絡時也很照顧小細節，遇到不確定的問題，一定會問過我們再確認，認識她之後，發現除了專業負責外，她也很愛笑，與她聊天很開心，私下是個小女生，會在家

烘焙蛋糕，感覺很夢幻，我們剛到的幾天還在沉迷Facebook上的Restaurant City，於是也找Octavia一起加入，沒想到她很開心的參與，就這樣大家的手提電腦連續好幾天一起出現一樣的遊戲畫面。

〈錄音室〉

我們錄音的地點有兩個，一個是smokehouse，一個是strongroom。smokehouse正對面是一個很奇怪的工廠，走路過去的路上有修車廠、倉庫...，看起來有點偏僻，像是郊區的感覺，第一天抵達倫敦，暉哲已經和樂手老師們開工了，我們就先去smokehouse和樂手們見面，一進門很害羞的聽暉哲介紹每個人的名字....

〈鼓手 Jesper〉

他是代班鼓手，代兩天Kris的班，很瘦卻很有力，我覺得Rock的歌他打起來很有感覺，非常直覺的打法，有時候出現讓人驚豔的過門，他也是一個十足的Rocker，一收工就想拉著大家去喝酒玩樂，充分的享受倫敦的休閒娛樂。

〈鼓手 Kris〉

是這次負責聯絡所有樂手的人，雖然他開始的兩天因為有其他工作沒有來，但他到的第一天很快就進入狀況，很注意節奏的每個小細節，在「煽動」的最後一段主歌，他用了很簡單的節奏，讓所有人在那段都會不自覺的稱讚鼓，後來小威錄音時，也是超愛那一段。

〈Bass手 Dan〉

話很少，因為擔心他不喜歡我原本Demo彈的Bass，我一直不好意思跟他說話，也不好意思問他我彈得如何，他的記性和音樂性超好，可以很準確的抓出我們Demo的節奏和段落，我很喜歡他演奏某些過門的旋律，我有偷偷把一些喜歡的部分融入我的演奏，最後他告訴我，我的Bass Timing很準，也很有創意，讓我很開心，也稍微能放鬆自己要錄Bass的緊張，我們一直覺得Dan很少話，直到最後一天，我們請他為專輯讀詩才發現，其實他蠻悶騷、蠻熱情的，也很願意幫我們忙，試了幾種讀法，私下還有一些搞笑的演出。

〈吉他手 Nikolaj〉

對亞洲很有興趣，他女友曾在臺灣住一陣子，學了些中文，於是之後見到他的幾天錄音，他都會帶著一本叫做「Mandarin」的書，試著與我們用一些單字來秀他的中文，但大部分是「神經病」、「瘋了」，似乎不太實用....，他是很調皮有趣的人，在編曲的時候，很敢嘗試，常常不管和弦的亂彈，但也在嘗試中會出現不少好聽的東西，我喜歡他的吉他音色，很有厚度，很飽滿的聲音

〈吉他手 Sam〉

外型是陽光男孩，長得很帥，他自己有錄製專輯，也有自彈自唱的演出，在這個樂團裡，他有時候彈木吉他，有時候彈電吉他，暉哲老師一直想帶他回台灣，覺得他一定會在台灣成為巨星。

〈鍵盤手 Richard〉

他在團裡的角色，有點像是音樂老師，和我們的龔老師一樣，負責引導大家的和弦，他自己本身的演奏技巧更是沒話說，從古典樂彈到流行樂，似乎沒有他不熟悉的曲風，他搬來很多種鍵盤，有些是古老的機型，還搭配很復古的音箱，可以彈出各種不同的音效，雖然現在電腦都可以模擬出這樣的音效，但這樣實在的錄音對我們非常新鮮，不只是可以親自看到這樣的樂器被彈奏出來，而且音箱轉動、踩踏板的聲音也跟著錄了進去，是另一種真實感。

Strongroom在Shoreditch區，倫敦許多從事音樂、影像、藝術相關人們聚集的地方，錄音室外面不少餐廳、酒吧、還有一些小型樂團演出、DJ放音樂跳舞的PUB，在倫敦的朋友說Shoreditch是很好玩的地區，如果在那附近工作，收工後肯定有不少休閒娛樂，strongroom本身也很特別，從一個綠色拱門進去會先看到Strongroom Bar，除了室內的Bar，露天的中庭擺著桌椅，週末或是有活動的時候，中庭會擠滿了人們，四周有兩三棟樓，裡面有辦公室和好幾間的錄音室、器材室，每棟樓又分別有休息室和小廚房，我們就是在Strongroom Bar和休息室裡剪頭髮的，相當地充分利用這個空間。

〈錄音師 Lee〉

負責錄吉他的Lee，本身也是一個吉他手，我們有兩天在 Strongroom 開兩間錄音室同時錄音，一邊錄Vocal，一邊錄吉他，整個Studio 3充滿了吉他手，那天我們把兩位英國的吉他手Nikolaj 和 Sam找來，臺灣代表是赤木學長帶著家凱和阿福；那兩天我一直沒有在Studio 3，直到我離開倫敦前有幾天的混音工作，由Lee擔任助理，才和他比較熟，我們常發現他在Strongroom各處和人聊天，看起來痞痞的，但在工作的時候一點都不馬虎，他很喜歡吸引新知，閱讀新聞，不過可能更愛上網找美女來看....

〈錄音助理 Adam〉

看起來像小朋友的臉蛋，和不時出現的冷笑話，再加上驚人的大食量，讓我不斷地叫他青少年〈Teenager〉，其他錄音師時常取笑他是動作最慢的錄音助理，他的確都是慢慢地進行著他的工作，但也時常在我們沒注意的時候，幫了很多忙，默默地準備好麥克風或是錄音器材，默默地叫車送我們。Adam其實很受大家歡迎，他常常淡淡地說一些笑話，放其他人冷箭，有時會突然看到他在座位上跟著音樂起舞，也很配合我們的遊戲，讓我們在錄音室的時候還是有很多有趣的事情

〈錄音師 Tom〉

非常謹慎於檔案的備份，追求完美的Tom，讓暉哲可以非常放心的將整張專輯交給他，但有時候他真的太追求完美，追求到有一點龜毛了，只要讓他發現一點點暇疵，就會請大家等他一下，盡可能的解決掉所有問題，才能繼續錄音，因為太常在等他了，我們這些人就用中文幫他取了個綽號叫「小龜龜」，我發現其實他有時候也很煩躁於自己的個性，他專心之餘，看到我們在等他，也會問一下我們會不會很想揍他，或是覺得他是混蛋，其實我只是在發呆；他很投入這張專輯的製作，不斷的給予音樂上的建議，一有錄音的空檔就試，試著把各種聲音加效果器、做一些剪接，或是真的搬出一台Moog（音效合成器）出來彈，有一兩首他最愛的歌，就在他瘋狂的實驗中，加入許多好聽的元素，也的確有他的加入讓我們的專輯增色不少，我想他也很享受這個過程中的樂趣。

〈錄音師 Nick〉

原本只是來幫Tom代班兩天，一開始我和暉哲有點擔心，怕換一位錄音師也許會不太熟悉我們的檔案，但負責的Tom留了半天的時間交接，完全讓我們安心，那天的計劃是要讓我錄Bass，所以我很緊張，很早就發去setting，見到Nick之後，更為緊張，因為Nick一出現就讓大家非常驚訝，帥氣迷人到讓人不覺得他是錄音師，赤木學長還對他大叫：「你不是真的，你其實是演員，不是錄音師，別再演了！」，講到Nick自己都覺得不好意思了。Nick是義大利人，在澳洲出生，幾年前開始在倫敦工作，他和一般的英國人不太一樣，一開始就很熱情，也很健談，對於他喜歡的事物，他一定會直接的給予讚美，他有個很不一樣的習慣，在混音的時候喜歡聽很小聲，工作大概告一段落的時候，會放超大聲出來聽，有時候也會跟著旋律哼唱。

